

###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六六)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梅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

一花持與姪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姪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厭惡。作是念言。我為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姪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慚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耻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為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怪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為欲所迷惑

入於闇數中 為結賊所劫

今我為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焦然

爾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除。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蕘成可耻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慚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姪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床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床到已。彼人專念迦葉如

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 常說眾善事

我為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彌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即以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患 願當拔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讚歎。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沈沒 復還獲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厭惡生死。即以華香塗香末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復以牛頭

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盡

愈。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

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陀 能濟諸眾生

佛是眾生父 為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為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離愛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攏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支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香身。

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眾人應供養塔獲大功德。

(六七)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羅那弟子尸利耄多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尼乾陀弟子。一切眾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為佛弟子。更不謔稟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為欲化彼姊夫尸利

耄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耄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己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為眼

誑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論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眾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耄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羅那